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棲

棲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
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
問者士大夫務於權利忌於禮義故百姓做倣頗踰
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
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
逐驅殲罔且掩捕麇鷩耽酒沉猶鋪百川鮮羔豕豮
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苳蓼蘇豐奕耳
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冗足禦寒暑蔽
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斲削之

事磨礪之功大夫達棊楹士頰首庶人斧成木構而
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堊壁飾古者衣服
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
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竒蟲胡妲古者諸
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
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
騎驂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
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耄老
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

絲裏皂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
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媾之嘉飾也是以文繒
薄織不弼於市今富者縹繡羅紈中者素縹錦冰常
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媾之飾夫紈素之賈
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稚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
後木軫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軫蜀輪今
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鞞杠中者錯鑪塗采珥
斬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
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絳衽彤樸羝皮傳今富

者鞮毳狐白鳧翦中者罽衣金縷燕髡代黃古者庶
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鞞成鐵鑣
不飾今富者鞮耳銀鑷鞞黃金琅勒罽繡弁汗垂珥
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
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壘玉鍾
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
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
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
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

白飯藜膾熟肉今民間酒食般旅重疊燔炙滿案膾
此脂腥麇卵鶉鷓揜拘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媵臘不
休息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
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媵臘祭祀無
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
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
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
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

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
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儺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
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
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
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
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
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
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額健舌或以成
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

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
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
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
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及其後大夫士
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蔕而
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闌坐
平莞古者不粥絰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
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
趣時揚豚韭卵狗脂馬腩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
駱日蹇捕庸脯肫羔豆賜鶩臙鴈羹自鮑甘瓠熟梁

和炙古者土鼓缶抱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
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徃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
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
木板聖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
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梗椁貧者
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
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
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錄吏素桑椹偶車櫓
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緜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

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罍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絳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禕壁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

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

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竒蟲不可以耕耘而
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
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
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
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
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
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
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
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
姓或且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

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尚素而已及
其後則綦下不借鞞鞮革寫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
使容紈裏紉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
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
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
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
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美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
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
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
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

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貨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
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
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
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
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
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
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
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

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
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
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
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
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
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
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

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
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寔者語杖
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從旁議者易
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
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
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
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
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
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
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

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
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
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
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
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
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
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大夫勃
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劔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惡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在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古之進士

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

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殺生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傅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旣多不良矣

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
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
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
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
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
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
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
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
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
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
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
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
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內不從父
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
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
非哉賢良曰駟馬不訓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
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
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
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

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
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
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
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
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
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
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
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

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
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
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
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
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
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
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乂矣如得其情
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
猶弋者覩鳥獸挂罟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
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

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竒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悅爾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

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則民富矣上以

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漕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早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爲善於下

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
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
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
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
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爲民父母民
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
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
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
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
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

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
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
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
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
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
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
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
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

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
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
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
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
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
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
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
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時貴民不棄
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
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礮善

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
鎮生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
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耨啖食鐵官賣器不售
或頗賦與民卒徒非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
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
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
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
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
務本不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六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燿竒怪所以陳四夷非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竒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竒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于戚昭雅頌以風之今

乃玩好不用之器竒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馱馳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

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闔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

之奇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

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

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舟駝嵩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曾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銳而

牧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
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
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喻時之役內
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
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
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
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
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
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
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
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
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父
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
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

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

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

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

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群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

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日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歛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

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復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窟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

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紕躡韋搏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温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

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篝楚之痛者也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芴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徃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

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
關內鐵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旣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
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
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
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
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
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
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

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
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
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
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助邊贖
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
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
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
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帚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
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
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

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弊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